



大同的诗意春天

林暮雪

大同古城每一处春景，都是春日的告白。

当春风撩开季节的面纱，春晖洒向古都，大同的春天也徐徐拉开帷幕。

春天的声音是动听的，比如，护城河的水绕着城墙；比如，夜雨轻轻地敲打着九龙壁的琉璃砖；比如，清风梳理着文瀾湖岸边的如长发般柔顺的嫩柳……叶子谱出的乐章，花朵奏出的音符，都是大同春天苏醒的旋律。

春天的色彩是明艳的。怡人清幽的新绿，梦幻般的粉嫩，明媚的娇黄，清澈明净的蔚蓝……不只是这些颜色装点了这座古城，还有许多，宛如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展示给每一位热爱春天、热爱大同这座古城的人们。

写下这几行字时，天已微亮，阳光穿过淡淡的云层，晨曦通透，是个好天气。这时候的母亲，估计已经站在那个菜园子的栅栏边，慢慢地端详着、抚摸着了。

老家院子墙外，那个小菜园子还在，母亲现在种不了太多蔬菜了，不过每年母亲终究不会让菜园子空着、荒着，正如母亲永远不会让自己太清闲。母亲总是要给自己找点营生来做，母亲说这样她才不会孤独，心里头踏实。

体力不比从前，种不了太费事儿的蔬菜了，可母亲仍然会执着地种些黄瓜、西红柿、辣椒、茄子、倭瓜之类的蔬菜。春夏的日子里，小园子里各种生命一天天蓬勃起来，织成一派派的生机，母亲掐枝、套花儿、绑瓜架，不停地忙乎着。秋天收获的蔬菜一茬又一茬，那么多，母亲一个人哪里能吃完这么多东西，多数还是要让我们姊妹带走的，其实这才是母亲忙乎不停的初衷。母亲种的蔬菜比市场上买到的不知要好吃多少倍！这也成了母亲一直要把菜园子种下去的骄傲和不可阻挡的动力。

我吃掉一个，母亲会立马又取来一

正是柳絮飞时花满城的时节，古城墙、古塔、古寺、古街、古巷等等，春色点染，古韵悠然。是香，是甜，是暖，多情地拥抱了大同的整个春天。

春风和暖，流水潺潺，行至城墙的带状公园，护城河中倒映着蓝天白云，倒映着青砖灰瓦，透着安逸自然的静美。古城动人图景，厚重沧桑，与绚烂春色相互映衬，古老与新生、沉静与热烈，在这里和谐相融，共同构成了一幅美不胜收的春景图。

文瀾湖畔，阳光倾洒下来，河水静静流淌，水光潋滟，不时有水鸟在水面上空翻飞，湖面上的野鸭、柳条上的嫩芽、草坪上的浅绿，更有枝头的桃花、杏花、海棠花灵动入眸。花香鸟语，山水

相映，青草芬芳，春水荡漾，植物繁密，云霞似锦，如同油画里描摹的那般静美脱俗。自然的诗意画卷，宁静，安详，是春天馈赠给大同最美的礼物。

清风午后，暖阳轻洒，书阁温馨，清茗淡淡，漫翻诗笺，目跃纸上，沉浸其中，心芳化韵。文字缓缓铺陈开来，年华在笔尖轻轻流淌，如同文瀾湖水宁静而深远，深藏于心底的情感悠然前行。兴之所至，我将大同春天的意脉汇聚在四种颜色之中，来吟诵这一季最美的时光。

大同春天的绿

入眼春妆都那惹，满城细叶绿波融。
煮茶溶墨双溪水，除酒行厨一缕风。
王谢归时形影杳，凤凰来此落梧桐。

母亲的菜园子

郭宏旺

每一次，我回到老院里，母亲都会和我一直唠叨着。我一边从那口压水井压上水，挑进屋里，一边会嚼几口母亲递过来的果蔬，是母亲从园子里刚采来并在塑料桶里洗净的。最初呢，有黄瓜、水萝卜，然后还有小葱儿、西红柿，一直到红萝卜、黄萝卜。这些果实都保持着它们天然拥有的原始味道，一点也没有偏腐。

母亲种出来的黄瓜，采摘时顶上也还有花儿，但那是三分之一开着三分之二已蔫的花朵，是自然的花朵，不像市面上的有些黄瓜，瓜身已蔫了些许而那顶花却依然挺挺鲜嫩。母亲种的西红柿不论黄色品种还是红色品种，味道都是那么鲜美，拿一只过来，最好别用刀切，一口咬下去，露出里面的沙瓤如揉皱的丝绒，晶莹而起伏，甜润和酸融合得恰到好处。

我吃掉一个，母亲会立马又取来一

个，甩甩上面的水珠，“好吃就再吃一个。”

我便又吃下去一个，冲着母亲笑。“还想吃一个？”母亲也笑。“想吃就再找个点儿的哇。”母亲真的又摘下一枚个头儿小的。“不吃了，妈，吃不少了。”“这个小，想吃就吃了，妈看事儿哇。”

出来一口，进去一口，小的也吃掉了。“今儿个可吃香了，妈看你还不兴吃了，肚凉的，带几个回去哇，给你媳妇儿和孩子们吃，孩子们爱吃这柿子，给孩子们再多放点糖。”

孩子们常会说：奶奶和姥姥家的柿子一样的好吃，爸妈你们真幸福呀，那么多年一直能上这么好的西红柿，还有西红柿炒鸡蛋，连鸡蛋也是那样好吃的。

云笈已至明堂府，壁上攀龙恰幸逢。

大同春天的粉
逗嘴莺歌曲几声，魏都粉蕊满倾城。
天低塞上杏花落，日近山前布谷鸣。
碎剪浅红桃识面，平铺新绿柳知情。
飞来季雁循环问，一巷一街皆有名。

大同春天的黄
风摇软柳丝丝，一抹轻黄映浅霞。
日上三竿波触碰，春翻十里浪推拿。
今朝莺语兑开酒，且喜金冠入茶。
云锦鹧声歌细雨，满城都似蝶飞花。

大同春天的蓝
春风踱步寄晴岚，秀水徘徊不向南。
方外飞檐挑梵阁，佛前落座揽仙龛。
乡音细写千秋碧，古调轻弹万壑。
柳岸归来多北雁，抬头尽望大同蓝。

孩子们无疑是幸福的，而我们俩是不是更幸福呢？正如孩子嫉妒我们的那样子。毕竟我们真的幸福了好几十年了呢，而且还在继续幸福着。

那个菜园子呀，就是母亲的菜园子，有时候我觉得连父亲的也不大是，因为父亲多半时候在侍弄那片黄土地。母亲几十年一直在默默经营着这个小园子，年复一年，母亲种下了希望，收获着喜悦与骄傲。母亲没有一年中断在小园子的忙碌，忙碌着，母亲便踏实着、自信着也精神着。已经八十有二，母亲依然不想闲着。有小园子在，母亲的念想就在，盼头就在，母亲就生活得有滋有味。她享受着出出进进小菜园忙东忙西的那份满足与幸福。

很惭愧，母亲的小菜园子对我们而言，只是从那个菜园子中不断汲取营养、不断索取。而且这个角色扮演得太久了，久到我们早已心怀愧疚，而母亲却还嫌我们带走的不够，还嫌不够。所以我时常会想，我们怎样才能偿还这其中的十之一二呢？唯愿母亲健康，把我们这条还愿之路延伸得更长，更长……

寻一份雅趣

王南海

很喜欢中国的诗词之美，寥寥几字，就可以呈现一份趣味，一份大美。而唐宋词作的作者，亦是有深厚的人文情怀，懂得在艰难的生命中，不忘寻找一份雅趣。

古代的诗人也曾经历着生活的艰难与困顿，可是，他们努力通过诗词来寻找一份心情的平静与皈依。他们在生命孤独处，与月光对话，与孤独的自己对话，“我欲乘风归去”。此时，天地之间，人极其渺小，可是，世界一定充满着光明，一定有一份美好在静静地等待。因此，寻找一份雅趣，在日常的生活中显得多么珍贵。

记得去苏州拙政园时，有一个小小的亭子，叫作“与谁同坐轩”，大约来自“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吧。想来，在一个风轻云淡的夜晚，一个人信步在园林里闲游，抬头只见月光朗朗，花香氤氲，感受清风拂面，此时，人的心是寂静的。孤独吗？有点。可是更多的是惬意。因为有明月相伴，清风相随，生命似乎也在这一刻，感受到了自然的美好。

我们喜欢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欣赏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淡雅，更深深折服于苏东坡“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练达。当人们遭遇困厄、艰难时，反而要有一种勇气，在生活中寻找乐趣和方向。

陶渊明有一张素琴，无弦无徽，但他酒后常常抚琴自娱，他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因为，天地间有大大美而不言，声音其实无所不在。风动竹篁，水流潺潺，听风听雨，不必劳动手指

和琴弦。自然，其实在演奏着生命中最动人的天籁之音。

寻一份雅趣，需要有一颗悠然宁静的心，需要放慢自己的脚步。我喜欢在一个人时，慢慢地泡一壶茶，体味茶叶在沸水中的沉浮，感悟人生也若一枚茶叶，一定会经历沉沉浮浮，经历辉煌与失意。在逆境中，要学一棵大树，有一份逆风的坚持；而在顺风时，有一种平和和优雅。茶，先苦后甜，也若生命。唯有付出，才能享受收获的快乐。喝茶时，我喜欢手捧一本书，慢慢地读，一任时光如水。时光也宛若长了脚一般，从我的书页上溜走。茶香和着书香，这种宁静的感觉，有些孤单，却极其美好，也充满了一份雅趣。

寻一份雅趣，需要走到自然中去。旧时人家，讲究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寒来暑往，四季过得分明，日子平缓有序。每个人都有一个田园梦，不愿意迷失在城市的丛林中，失去与自然的亲密。回归自然，才能有一份格外的安心。我喜欢在自然中，与山水相对，听听鸟儿婉转的啼鸣，欣赏花儿朵朵，绿野无边。自然静默不语，却每一样都美得不可思议。它们似乎在无言地告诉我们，什么是美，什么才是最值得珍惜的。

寻一份雅趣，需要有一份自己的爱好。或编织，或书画，或是别的什么。在这些兴趣中，寻找乐趣悠然。这其中的每个环节，都充满了美，让你慢下来，静下来，心开成一朵美丽的莲花。

寻一份雅趣，生活才会充满了美丽与斑斓……

夏日请柬

吕会香

是一树树槐花
氤氲了夏日时光
风里的甜香忽远又忽近
一如我渐渐滋生的向往

云朵很白，天空很蓝
那片原野像散文诗一样
在绿色的波涛之上
一些成熟的思想闪闪发光

庄稼拔节的声响
穿透了日与夜的守望

平平凡仄是谁填的一阙词
一字一字写在我的心上

村中央那半亩荷塘
可还是我记忆里的模样
杨柳依依，月上西墙
一片荷叶便能托起夜的清凉

故乡已送出了夏日请柬
让南风吹拂，让细雨敲窗
我要坐在柳荫里
去聆听岁月的低吟浅唱

小满

李文芳

百花出走，新绿的火焰蔓延
玉米种子从土地内部突围，先是
冒出地面，接着顶破塑料薄膜
伸开双臂拥抱阳光的细腰

群山埋首云端之下
湖水擦亮天空
蒲公英像小马驹在草地撒欢
苦菜自由生长

雨水多情，一朵云与另一朵云
相拥而泣。手拿小铁铲的女人
挖起苦菜白色的根，抖落泥土
像抖落云朵里多余的泪水

我接住一滴奔赴草尖的雨
试图作为句号
结束一场小满的约定
阔步走向夏日的辽远

诗二首

任义

文瀾春色

碧玉蓝天草色新，
湖清水暖暖风尘。
谁家燕子堂前绕，
宁识春光不识人。

御河公园初夏

丁香紫艳梨花白，
榆叶金黄柳絮飞。
碧水无边天作靛，
桥边燕子暮中归。

本版投稿邮箱 Email: dtyungang@126.com



远方

李肖蓉摄

明大同镇七十二城堡遗留到今天，绝大多数城堡还在用着，完全搬空无人的近10个，天镇县的保平堡和桦门堡就是其中的两个，它们好似一对难兄难弟。

三年前，市里评选大同长城八景，我曾征询长城专家学者的意见，施建飞等人力推桦门堡，说雪后的桦门堡是独特的一景。因为桦门堡位于高高的山顶，甚至春天也积雪不化，其他地方绝对不会有此景观。于是，我在推荐文章中把“桦门积雪”列为一景。

后来，《大同文旅》要刊发我的有关大同长城八景的文章，让我找一张“桦门积雪”的照片，我便打电话向大同市摄影家协会原主席李大光求助，李大光主席说有是有，不知在哪个相机里，一时半会儿找不着。我又想到老朋友林兴明，他家在天镇，又是长城驴友，应该有这样的照片。果然，他很快给我发来两张。

之后不久，文艺圈有个活动，中午吃饭时和李大光主席同桌，他和我上次他“骗”了我，其实“桦门积雪”的照片他手头就有，只是不愿给我，他说明代大同镇的城堡绝大部分在上世纪中期被拆掉了包砖挪作他用，而桦门堡几乎是唯一“零件齐全”的例外，门与墙齐全，包砖都在，基础石都在。尽管四百多年的风雨使城墙部分坍塌，甚至部分包砖整体脱落，但是好歹都还在原地待着。

他感慨道，大同长城就剩桦门堡那块“净土”了，他不希望过多地宣传桦门堡，否则人们上得多了，说不定又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听了他的一番表述，我不仅没有埋怨他，反而为他的一片存心所感动。但同时，也激起我去桦门堡的想法。

可听说，桦门堡不好找也不好上，因为堡子在上山，路太难走，甚至连本地也很少有人说得清路线。县里的朋友讲，有人执意要去，结果进山不远，不是水沟就是落石，最后小车陷入泥沼，只好打道回府。同行的画家白晋曾开着越野车上了几次，苦于无人带路，整个山里没有人可问，走了好多冤枉路，我们放心多了。原以为路不好找，想不到，现在风电路直通山顶，汽车一下子开上来了。

在山脚下便远远地看到群山中最高的山尖上耸立着一座高大而坚固的城堡，当然就是我心心念念的桦门堡

桦门堡与保平堡

冯楨

了。这座军堡修建于明万历九年（1581），从时间上说属于大同镇军堡的小字辈。堡内的建筑基址遗迹犹存，校场、营房、巷道的格局清晰可辨。据说，其厚实的城门是用坚实的桦木做成的，巨大的青砖每一块都是标准的17斤重，当地人也称桦门堡为“花面城”。走近才发现，桦门堡在岁月风霜侵蚀下不再傲然屹立，东、南两面堡墙严重坍塌，南墙从外看已不足2米高，其中央的堡门也塌陷得只剩个砖券圆拱，上边的门匾、花墙荡然无存。堡门内堆满了塌陷的墙土，弯着腰才能进入。北墙西北还残留部分包砖。西墙基本还算完好，但墙体包砖已遭风化。看来，眼前的桦门堡远不是李大光主席描述的那样了，同行的兴明不无遗憾地说，几年前西墙包砖还是好好的，现在来看，西北角下面包砖完全脱落，有明显的人为破坏痕迹。过去路不好走，上来的人少，堡墙得以保护；现在风电路直通山顶，同时也为破坏者提供了便利。感叹之后，兴明又拿出诗人的激情说道，包砖的桦门堡是桦门堡，没有包砖的桦门堡依然是桦门堡。可是，我们却没有兴明那样

的兴致了。

桦门堡是明代军堡，修在了海拔1736米的山顶上，该堡“设在山坪，列垒而居，势甚孤危，然自立此堡，戍守有人，斥埃接警，虏不敢南下而牧，故款后增设，亦扼险之要地也”。据《读史方舆纪要》载，此堡为明万历九年（1581）设，万历十九年（1591）增修，周不及一里，有砖券城门，宽9米，高约6米。在此驻有操守，带领着兵士297名，分守长城9里，东墩18座，火路墩3座。站在堡墙上遥望1公里外的边墙，蜿蜒挺立山坡上，高耸的火路墩有序地点缀在边墙的两边，密切注视着长城内外的沧桑变幻。

当年如此重要的一座军堡，如今荒凉冷寂。桦门堡遭遗弃，大概因为缺水。《明朝那道墙》中称，桦门堡地势高耸，取水困难，因而在驻军撤守之后便沦为空堡。人类自古逐水而居，没有水当然无法生存。桦门堡修在了海拔1736米的山顶上，如此高的地方，吃水肯定是一大困难。可是，《天镇县志》（1997版）有一个词条，名曰“桦岭朝云”，说桦岭位于县城北二郎山北，雨

后，时有云霞半山。山腰有三圣祠，山顶筑有桦门堡，且桦山郁郁，故名桦岭。祠后有泉水一池，不涸不盈，相传朝云浮其顶，暮降雨，有“岭云朝起三川流，坐雨夜来百室欢”之誉。可见，桦门堡一带当年并不缺水，想来是因为后来生态恶化，那池不涸不盈的泉水便消失了。

离桦门堡近10公里的保平堡也是因为地势较高取水困难，堡内居民早已搬迁一空，几只散落的碌碡和磨盘，成为人们曾经在这里居住生活的唯一痕迹。保平堡建在海拔1255米的高地，堡内原住着几百口人，但许多年来，他们一直生活在严重缺水的状态中，要到杏园窑沟的河里汲水。上世纪80年代，该村落整体搬迁，由山顶降落到了海拔1185米的河谷滩涂上。

保平堡是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修筑，周长一里七分。城墙高3.6丈。筑有东门，砖券门洞，门有石额“镇云”。此堡遗址海拔1255米，占地41亩。嘉靖年间修筑天镇长城，又修筑新平堡、桦门堡、保平堡、平远堡、平定堡五堡，形成完整的防御体系。保平堡西面距长城1公里，南面和桦门堡、北面和新平堡相呼应，当时属大同镇新平堡直属城堡之一。当时，管辖边墩中有一个平虎墩，为极冲之城堡。嘉靖三十七年（1558）北边蒙古游牧部落首领俺答从这里突破，

进入天镇卫进行抢掠。这个堡也是备御要地，又于明隆庆六年（1572）增修1次，城墙包砖。

如今走进堡内，但见朝东仅开一门，瓮城、月城遗迹明显，墙体早已经全部坍塌。堡墙的包砖都剥落了，夯土堡墙也有大段破损，但整体仍然不失当年的规整。砖券堡门洞大致完好，其上石质匾额尚存，阴刻硕大的繁体“镇云”两字。保平堡曾是一处保障完善的城堡，特殊之处在于四周环绕着四座圆柱形的墩台，它们与堡墙相距二三十米，高度基本齐平，有效消除了角墩的火力死角。其形制和作用类似于大同镇城的控军台。这四座突出的墩台就像时刻保持警惕的尖兵，随时准备为身后的母堡阻滞敌军前锋的冲击，在山西长城沿线上的上百座军堡中，这是唯一所见的孤例。

保平堡堡内中心建有玉皇阁一座，建筑 and 现存的新平玉皇阁一样。登阁一望，长城内外十里景象尽收眼底。堡虽不大，却有寺庙12处，有龙王庙、奶奶庙、罗汉庙、佛殿、观音庙、城隍庙、真武庙等等，城门上及城外建有关帝庙。这是一个建筑齐全的“全庙”堡寨。如今里面已经全无人烟，小块的空地上被种了马铃薯，残垣断壁也都坍塌，到处都是残破的基石以及残瓦碎砖。目睹此景，不由得感慨，所谓历史，唯“沧桑”而已。